

契诃夫手记

贾植芳译

高尔基儿童文学作品选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5印张 122千字

1982年7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定价0.50元

编者的话

一八九二年初秋，一位青年走进了俄国南部梯弗里斯城《高加索报》社的编辑部。这家报社决定采用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可是作品还没有署名。年轻的作者在他的处女作上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意思是“最大的痛苦”）。后来，这位青年成了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豪。

高尔基给自己取这样的笔名，有深刻的含意。他同千千万万俄国下层人民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高尔基(1868-1936年)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身于木匠家庭，早年丧父，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他十一岁时，外祖父破产，母亲也病逝了，他只得走进“人间”，独立谋生。他当过学徒和码头杂工，饱尝过黑暗社会的苦难，经受了生活的种种折磨，因而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反动、腐败有深刻的认识，深切了解底层人民的悲惨境遇和他们的革命要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年代，和下层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尔基，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

革命实践促使他把自己丰富的阅历同俄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写出了新的世界文学的最初篇章，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的历史时期。

高尔基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文学批评家。他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列宁高度评价他是“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赞扬他给俄国和全世界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高尔基还是苏联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和辛勤的园丁。他一贯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积极参加儿童文学工作，亲自为孩子们写了不少作品。十月革命前夕，他曾写信给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等人，请他们为十三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写一套世界名人传记，由他亲自出版。十月革命后，他更加关心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他最先出版儿童杂志，倡议成立儿童出版社。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全苏少先队员的公开信》，询问他们“在读什么书？”“喜欢和希望读什么书？”他根据收到的两千多封回信拟订了儿童文学选题计划，并组织力量将计划付诸实施。为了使儿童有丰富的精神食粮，他付出了大量心血。

中国的小朋友对高尔基并不陌生。他的大量作品早已被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曾经对我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和向广大读者传布革命思想起过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在组织翻译出版较为完备的高尔基文集，但人们对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了解很少。因此，把高尔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介绍给我国的小朋友们，以及教育工作者和家長，

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我们选编这本书的目的。

高尔基一生的著作，卷帙浩繁，专为孩子们写的，或以孩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就有数十篇，内容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富有教育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收编散文、小说、故事、寓言、童话二十三篇，其中部分作品是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

这里有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如《燃烧的心》、《鹰之歌》等，它们都曾在鼓舞革命者的斗争意志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有专门为小朋友撰写的寓言和童话，如《小叶夫塞的奇遇》、《小麻雀》、《茶炊》、《早晨》等，这些作品都积极引导小读者去面向现实，用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周围广阔的世界。还有小说和故事，如《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吊刑》、《挨饿的孩子》等，这些是高尔基苦难童年的真实写照。他在作品中怀着强烈的愤慨和巨大的同情，描写了帝俄时代贫苦孩子的悲惨遭遇，刻画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不仅如实描写了孩子们备受摧残的画面，同时揭示了他们身上许多可贵的品质，歌颂了他们善于反抗斗争的精神。这些作品是高尔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精华。此外，还有尚未发表过的自传体小说，如《伤心的事儿》、《我怎样读书》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他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大文豪，并不是靠他的天才，而是靠他从小的好学深思和勤奋苦读。他曾这样热情洋溢地号召年轻一代努力读书：“书籍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能解放人类，只有知识才能使我们变成精神上坚强的、正直的、有理性的人。”

本书在编辑工作中，得到高尔基著作编辑委员会编译室同志们的大力协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次

燃烧的心·····	1
鹰之歌·····	8
一个犹太人的传说·····	16
小叶夫塞的奇遇·····	22
小麻雀·····	30
雅什卡·····	34
茶 炊·····	41
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	49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	81
柯留沙·····	94
分 享·····	99
谢马加被捕记·····	106
吊 刑·····	117
挨饿的孩子们·····	129
洗 礼·····	135
男 孩·····	142

伤心的事儿·····	148
传 记·····	165
书 迷·····	176
我怎样读书·····	188
高尔基和小朋友的一次通信·····	204
早晨·····	206
难写的作文·····	210
米 沙·····	220

燃 烧 的 心

《燃烧的心》是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第三个故事，是一个神话传说，发表于一八九五年。

丹柯是高尔基早期创作中理想的英雄人物。他实际上体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开始觉醒的人民群众的献身精神和争取美好生活的英雄气概。

.....

古时候地面上就只有一族人，他们周围三面都是走不完的浓密的树林，第四面便是草原。这是一些快乐的、强壮的、勇敢的人。可是有一回困难的时期到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别的种族，把他们赶到林子的深处去了。那儿很阴暗而且多泥沼，因为林子太古老了，树枝密密层层地缠结在一块儿，遮盖了天空，太阳光也不容易穿过浓密的树叶，射到沼地上。然而要是太阳光落在泥沼的水面上，就会有一股恶臭升起来，人们就会因此接连地死去。这个时候妻子、小孩们伤心痛哭，父亲们静默沉思，他们让悲哀压倒。他们明白，他们要想活命就得走出这个林子，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往后退，可是那边有又强又狠的敌

人；另一条路是朝前走，可是那儿又有巨人一样的大树挡着路，它们那些有力的桠枝紧紧地抱在一块儿，它们那些虬曲的树根牢牢地生在沼地的粘泥里。这些石头一样的大树白天不响也不动地立在灰暗中，夜晚人们燃起篝火的时候，它们更紧地挤在人们的四周。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在那些人的周围总有一个坚固的黑暗的圈子，它好象就想压碎他们似的，然而他们原是习惯了草原的广阔天地的人。更可怕的是风吹过树梢，整个林子发出低沉的响声，好象在威胁那些人，并且给他们唱葬歌的那个时候。然而他们究竟是些强的人，他们还能跟那班曾经战胜过他们的人拚死地打一仗，不过他们是不能够战死的，因为他们还有未实现的宿愿，要是他们给人杀死了，他们的宿愿也就跟他们一块儿消灭了。所以他们在长夜里，在树林的低沉的喧响下面，泥沼的有毒的恶臭中间，坐着想来想去。他们坐在那儿，篝火的影子在他们的四周跳着一种无声的舞蹈，这好象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树林和泥沼的恶鬼在庆祝胜利……人们老是坐着在想。可是任何一桩事情——不论是工作也好，女人也好，都不会象愁思那样厉害地使人身心疲乏。人们给思想弄得衰弱了……恐惧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绑住了他们的强壮的手，恐怖是由女人产生的，她们伤心地哭着那些给恶臭杀死的人的尸首和那些给恐惧抓住了的活人的命运，这样就产生了恐怖。林子里开始听见胆小的话了，起初还是胆怯的、小声的，可是以后却越来越响了……他们已经准备到敌人那儿去，把他们的自由献给敌人；大家都给死吓坏了，已经没有一个人害怕奴隶的生活了……然而正是在这

个时候出现了丹柯，他一个人把大家全搭救了。

丹柯是那些人中间一个年轻的美男子。美的人总是勇敢的。他对他的朋友们这样说：

“你们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思想上、悲伤上呢？起来，我们到林子里去，我们要穿过林子，林子是有尽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尽头的！我们走！喂！嘿！……”

他们望着他，看出来他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闪亮着很多的力量同烈火。

“你领导我们吧！”他们说。

于是他就领导他们……

丹柯领着他们。大家和谐地跟着他走——他们相信他。这条路很难走！四周是一片黑暗，他们每一步都碰见泥沼张开它那齙龋的、贪吃的大口，把人吞下去，树木象一面牢固的墙拦住他们的去路，树枝纠缠在一块儿，树根象蛇一样地朝四面八方伸出去。每一步路都要那些人花掉很多的汗和很多的血。他们走了很久……树林越来越密，气力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抱怨起丹柯来，说他年轻没有经验，不会把他们领到哪儿去的。可是他还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他快乐而安详。

可是有一回在林子的上空来了大雷雨，树木凶恶地、威胁地低声讲起话来。林子显得非常黑，好象自从它长出来以后世界上所有过的黑夜全集中在这儿了。这些渺小的人在那种吓人的雷电声里，在那些巨大的树木中间走着，他们

向前走，那些摇摇晃晃的巨人一样的大树发出轧轧的响声，并且哼着愤怒的歌子，闪电在林子的顶上飞舞，用它那寒冷的青光把林子照亮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隐去了，来去是一样地快，好象它们出现来吓人似的。树木给闪电的寒光照亮了，它们好象活起来了，在那些正从黑暗的监禁中逃出来的人的四周，伸出它们的满是疙瘩的长手，结成一个密密的网，要把他们挡住一样。并且仿佛有一种可怕的、黑暗的、寒冷的东西正从树枝的黑暗中望着那些走路的人。这条路的确是很难走的，人们给弄得疲乏透顶，勇气全失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就把手怨恨出在正在他们前面走着的丹柯的身上。他们开始抱怨他不能够好好地领导他们——瞧，就是这样！

他们站住了，又倦又气，在树林的胜利的喧响下面，在颤抖着的黑暗中间，开始审问起丹柯来。

他们说：“你对我们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有害的人！你领导我们，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了，因此你就该死！”

“你们说：领导我们！我才来领导的！”丹柯挺起胸膛对他们大声说。“我有领导的勇气，所以我来领导你们！可是你们呢？你们做了什么对你们自己有益的事情呢？你们只是走，你们却不能保持你们的气力走更长的路！你们只是走，走，象一群绵羊一样！”

可是这些话反倒使他们更生气了。

“你该死！你该死！”他们大声嚷着。

树林一直不停地发出低沉的声音，来响应他们的叫嚷，电光把黑暗撕成了碎片。丹柯望着那些人，那些为着他们

的缘故他受够了苦的人，他看见他们现在跟野兽完全一样。许多人把他围住，可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高贵的表情，他不能够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宽恕。于是怒火在他的心中燃起来，不过又因为怜悯人们的缘故灭了。他爱那些人，而且他以为，他们没有他也许就会灭亡。所以他的心又发出了愿望的火：他愿意搭救他们，把他们领到一条容易走的路上去，于是在他的眼睛里亮起来那种强烈的火的光芒……可是他们看见这个，以为他发了脾气所以眼睛燃烧得这么亮，他们便警戒起来，就象一群狼似的，等着他来攻击他们；他们把他包围得更紧了，为着更容易捉住丹柯，弄死他。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因此他的心燃烧得更厉害了，因为他们的这种心思使他产生了苦恼。

然而树林一直在唱它那阴郁的歌，雷声隆隆地响，大雨依旧在下着……

“我还能够为这些人做什么呢？”丹柯的叫声比雷声更大。

忽然他用手抓开了自己的胸膛，从那儿拿出他自己的心来，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

“他的心燃烧得跟太阳一样亮，而且比太阳更亮，整个树林完全静下去了，林子给这个伟大的人类爱的火炬照得透亮；黑暗躲开它的光芒逃跑了，逃到林子的深处去，就在那儿，黑暗颤抖着跌进沼地的齟齬的大口里去了。人们全吓呆了，好象变成了石头一样。

“我们走吧！”丹柯嚷着，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心，给人们照亮道路，自己领头向前奔去。



他们象着了魔似地跟着他冲去。这个时候树林又发出了响声，吃惊地摇动着树顶，可是它的喧响让那些奔跑的人的脚步声盖过了。众人勇敢地跑着，而且跑得很快。他们都

让燃烧的心的奇异景象吸引住了。现在也有人死亡，不过死的时候没有抱怨，也没有眼泪。可是丹柯一直在前面走，他的心也一直在燃烧，燃烧！

树林忽然在他们前面分开了，分开了，等到他们走过以后，它又合拢起来，还是又密又静的；丹柯和所有的人都浸在雨水洗干净了的新鲜空气和阳光的海洋里。在那边，在他们的后面，在村子的上空，还有雷雨，可是在这儿，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辉，草原一起一伏，好象在呼吸一样，草叶带着一颗一颗钻石一样的雨珠在闪亮，河面上泛着金光……黄昏来了，河上映着落日的霞光，显得鲜红，跟那股从丹柯的撕开的胸膛淌出来的热血是一样的颜色。

骄傲的勇士丹柯望着横在自己面前的广大的草

原，——他快乐地望着这自由的土地，骄傲地笑起来。随后他倒下来——死了。

充满了希望的快乐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死，也没有看到丹柯的勇敢的心还在他的尸首旁边燃烧。只有一个仔细的人注意到这个，有点害怕，拿脚踏在那颗骄傲的心上……那颗心裂散开来，成了许多火星，熄了……

在雷雨到来前，出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就是这样来的！

.....

巴 金 译

鹰之歌

《鹰之歌》是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发表于一八九五年。它寓有深刻的意义。雄鹰象征着渴望自由和光明的革命者；蛇象征只求个人温饱、害怕斗争的庸俗的小市民。这篇散文诗是革命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懒洋洋地在岸边叹气的大海在浴着淡青色月光的远方静静地睡着了。在那儿柔和的、银白色的海跟南方的蓝色天空融在一块儿，沉沉地睡去了，海面反映出羽毛形云片的透明的织锦，那些云片也是不动的，而且隐隐约约地露出来金色星星的光纹。天空仿佛越来越低地朝海面俯下来，它好象想听清楚那些不知道休息的波浪瞌睡昏昏地爬上岸的时候，喃喃地在讲什么。

山上长满了给东北风吹折成奇形怪状的树木，这些山把它们峻峭的山峰高高地耸在它们头上那一片荒凉的蓝空中，在那儿它们的锋利、粗糙的轮廓给包裹在南方夜间的温暖、柔和的黑暗里，变成浑圆的了。

高山在严肃地沉思。它们把黑影投在带绿色的重重浪头上，紧紧地罩住了浪头，好象想制止波浪的这种唯一的动

作，想静息水波的不绝的拍溅声和浪花的叹息，——这一切声音打破了四周神秘的静寂，在这四周除了这一片静寂以外，还弥漫着这个时候还隐在山峰后面的明月的淡青色的银光。

“阿—阿拉—阿赫—阿—阿克巴尔！……”纳迪尔·拉吉姆·奥格雷轻轻地叹口气说，他是克里米亚的老牧羊人，高个子白头发，皮肤给南方的太阳烤黑了，是一个聪明的干瘦老头子。

他和我两个躺在一块跟亲族的山隔断了的大岩石旁边的沙滩上，这块大岩石上长满了青苔，现在给罩在阴影里，——这是一块忧愁的、阴郁的岩石。波浪把泥沙和海藻不断地投在岩石朝海的那一面，岩石上挂满了这些东西，就好象给拴在这个把海跟山隔开了的狭长沙滩上一样。我们篝火的光照亮了岩石朝山的这一面，火光在颤抖，影子在布满深的裂痕的古老岩石上面跑。

拉吉姆跟我正在用我们刚才捉到的鱼做汤；我们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好象什么东西都是透明的、有灵魂的、可以让人了解透彻的，而且我们的心非常纯洁，非常轻松，除了思索以外，就再没有任何的欲望了。

海亲热地拍着岸，波浪的声音是那样亲切，好象在要求我们准许它们在篝火旁边取暖似的。偶尔在总的和谐的泼水声中间响起来一种更高、更顽皮的调子——这就是快爬到我们跟前来的一个胆子更大的波浪。

拉吉姆胸膛朝下地伏在沙滩上，头朝着海，两只胳膊肘支着身子，头搁在手掌心上，沉思地望着阴暗的远方。那顶